

# 盖叫天和他的嫡亲传人

●杜学德

盖叫天(1888—1971)，原名张英杰，号燕南，曾用艺名小菊仙、小白旋风等，河北省高阳县人；京剧南派武生泰斗，盖派艺术创始人。8岁时与其四兄张英俊同入天津隆庆和科班学戏，习武生，翌年在天津以“小金豆子”艺名正式登台。光绪二十六年(1900)与张英俊同赴上海，投奔在天仙茶园演唱的大哥张英甫。来沪后，从陈福奎习老生，初次登台于老天仙茶园，扮演《打金枝》中的唐皇，后随班赴汉口演出，又习老旦。光绪二十八年(1902)受聘于王鸿寿主持的上海春仙茶园，改演武生。1912年(民国元年)第一次去北京，演出于北京文明园；1914年加入上海天蟾舞台，排演了新戏《年羹尧》、《劈山救母》、《智取北湖州》等剧；1919年在上海亦舞台初演《乾元山》一剧；1920年至1923年，先后演于申江亦舞台、共舞台、天蟾舞台，创作排练剧目有《劈山救母》、《七擒孟获》、《楚汉相争》、《就是你》、《西游记》等。1936年腿伤痊愈后重返舞台，演于更新舞台、黄金大戏院、卡尔登戏院、中国大戏院、天蟾舞台，剧目有《武松》、《三岔口》等。1945年至建国前很少演出。

1949年以后，先后参加庆祝全国解放、上海市戏曲界救灾大义演、上海市戏曲界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等演出；1952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出《武松打店》，荣获文化部颁发的荣誉奖状。1956年11月文化部在沪为其举行“盖叫天舞台生活60周年纪念”活动。1957年3月赴杭州、上饶、南昌、长沙、武汉、九江、庐山等地巡回演出。“文化大革命”中，在杭州受迫害致死，时年83岁。墓地在杭州“花港观鱼”的环湖西路上。

负责人会议，方毅、蒋南翔等出席。马芳庭在会上发言，说明当时房子被占，对学校教学影响很大。虽然这次化工学院没有参加学潮，但存在隐患，希望予以解决。王震在会上严肃地批评了某些闹事学校的负责人，并对有关问题作了指示。

盖叫天长期在上海及南方一带演出。13岁时，在杭州取艺名“盖叫天”，取盖过谭鑫培(小叫天)之意。盖叫天宗法南派武生创始人李春来，又广泛吸取京剧与昆曲及地方戏中各流派武生和其他行当表演艺术的长处，逐渐形成了具有特殊风格的盖派表演艺术。盖叫天的表演着重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和精神境界的展现，讲究造型美，即使对反面人物也不做外形丑化。他塑造的武松性格鲜明、形象饱满，有“江南活武松”之誉。陈毅元帅赠联曰：“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

盖叫天擅长以短打和箭衣武生为主的剧目，如《三岔口》、《一箭仇》、《白水滩》、《花蝴蝶》等，创作的新戏有《劈山救母》、《伏虎罗汉》、《智取北湖州》、《乌江恨》等剧。他在《闹天宫》中塑造出粘毛像真猴似的孙悟空，在战四天王时创造出边弹真琵琶边耍锏表演，别具一格，成为南派猴戏的一个重要流派。在刀枪把子上，创造了单刀枪、六合枪、莲花枪，还有太极剑、三刀剑、钟馗剑等剑法，以及三节棍、九节鞭等兵器新打法，丰富了武生表演艺术。在服装、化妆等方面，他根据自己的身体特点，在《楚汉相争》中创造了与众不同的霸王形象，从盔头、服装到面部化妆都有独特风格。盖叫天大胆的革新创造，丰富了武生表现手段，对南方武戏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如他在《恶虎村》中创造的“鹰展翅”造型，已被后来者广泛学习应用。在武生艺术中盖叫天与北方杨小楼并驾齐驱，“北杨南盖”成为京剧武生两大流派。

盖叫天一生热爱艺术，忠于艺术，以“活到老，学到老”为座右铭。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杭州天仙戏院演出《花蝴蝶》时曾折左臂。1934年47岁时，在上海大舞台演出《狮子楼》又折右腿，不幸误诊，

1982年，中组部批准马芳庭离休。这时的北京化工学院，经过20多年的建设，共为国家培养了12万余名毕业生。这些具有较高政治水平和较强专业知识的学生，已逐渐成为化工行业的骨干力量。

责任编辑 齐玉东

为了不中断自己的艺术生命，他毅然弄断庸医接歪的腿骨重接，在病床上锻炼，以顽强的毅力恢复了健康，从头开始练功，1936年终于重返舞台，演剧直至70多岁高龄。

盖叫天性格刚正不阿，是一个正直的艺术家。盖曾说“黄金有价艺无价”，他极少参加堂会演唱，为保尊严宁愿挨饿，但却热情参加义演。盖曾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充分表示出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之情。

上世纪50年代盖叫天曾任上海京剧院顾问，不久回到杭州定居。故居在西湖沿岸的金沙港26号，取名“燕南寄庐”。他曾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任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拍有戏曲影片《盖叫天的舞台艺术》、《武松》，使人们得以观赏他的舞台艺术风采。

## 二

盖叫天有3个儿子：长子张翼鹏，次子张二鹏，三子张剑鸣（艺名小盖叫天），均为盖派艺术传人。

长子张翼鹏（1910—1955），是著名京剧演员，盖老认为他非常有出息，把盖派艺术悉心传受于他。但他不走老盖派，创造出自己的新盖派，演猴戏很出名，有“江南美猴王”之称。

1935年，张翼鹏开始演出连台本戏《西游记》，演了三十七八本，李瑞来（李紫贵三哥）帮他编写剧本，并一直和他合作演出，扮演第四回以后的猪八戒。翼鹏的夫人韩素秋也参加演出，在《闹天宫》中扮演江流僧（即后来的唐僧）母亲，在《高老庄》中扮演高小姐。父亲盖叫天在《闹天宫》中有弹琵琶、耍乾坤圈的“一身双绝”，翼鹏则发挥为耍令旗、锤、乾坤圈“一身三绝”。翼鹏当年在上海演《西游记》，什么时候演什么时候红。观众对他曾这样评价：“看不厌的张翼鹏，卖不坏的《西游记》。”

翼鹏不仅猴戏自成一家，同时很擅演“孩儿戏”。他演《四平山》中的李元霸，是个12岁的大将，既膂力过人、武艺高强，又是个贵公子，懵懵懂懂、百事不用操心，翼鹏让他向花脸靠，可又不是花脸，在表演动作上刚多一点。而《雅观楼》中的李存孝，

是位十二三岁的孩子大将，母亲死后，他放过羊，翼鹏让他有小生味儿，表演上柔、圆一点。《乾元山》中的哪吒，是灵珠子转世，身上带着宝和仙气，年纪小，生活优裕，单纯天真，翼鹏在表演上突出哪吒的孩子气，动作柔中带刚。而《劈山救母》中的沉香，是人神交合而生的，先是人，后成仙，经历坎坷，较为成熟，翼鹏让他有点大人气儿，动作要刚，有一定力度，同时还要柔一点。他把4个角色的个性特点把握得很准确，表演上各有区别。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

次子张二鹏（1919—2005），京剧南派武生的代表人物，建国后在浙江京剧团从艺。他8岁随父学艺，10岁登台演《三娘教子》的娃娃生，16岁和大哥张翼鹏同台演戏，20岁时在上海卡德大戏院挂牌演出，独挑大梁，演出《恶虎村》、《西游记》等剧目。

二鹏要学演《闹天宫》，不愿意照搬哥哥的原样，要出新招，需要到生活中去找。他们兄弟二人到灵隐寺里，发现那位持剑的天王，另一只手里还拿着一个圈。他们受到启发，回家后在“三绝”的基础上，给二鹏又加了一个圈，成为“一身四绝”，即先夺过哪吒的乾坤圈，踩在右脚下；又夺过天王的圈背在身上；再夺过巨灵神的锤摆在地上；然后又夺过风婆的令旗。他先要令旗，然后要锤，完后左手拿令旗，将锤把儿顶在令旗的头上耍，令旗抖动，顶上的锤旋转；然后右脚尖挑起地上的乾坤圈，套在脚腕上转动，右脚微弯，向左撇出一点儿，亮出靴底儿，眼看着脚腕上的圈，脸上一副调皮的神态；右手摘下斜背在背上的圈，攥在手里倒着转。他这是打赢了，得意、有趣，逗着玩儿，十分自然，却很见功力，从而奠定了他“以善演猴

戏著名”的基础（著名文艺评论家王朝闻语）。他在挑班演出的40年中，也演过多次《西游记》连台本戏。

有一次，翼鹏在上海大舞台演出，二鹏没在这儿搭班，到出演《双心斗》，即《真假美猴王》时，翼鹏特地邀他参加。翼鹏扮孙悟空，二鹏扮六耳猕猴，两人合伙创造了一绝。绝就绝在两个人长得很像，两个猴扮相一样，武功一样，二人一亮相，龙骧虎视，让人分不清谁是谁。他们独具这一特殊条件，任何人演这出戏都没法跟他们兄弟相比。

上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时，二鹏



演出《岳家庄》，他根据形势的需要，对内容和主人公舞蹈设计都作了合理的改动。原剧中，岳云要随父上前线抗金杀敌，祖母和娘亲嫌他年纪小，而且这时岳家只有他一个后代根苗，不同意他去。修改后，祖母和娘亲都支持他帮助父帅抗金。二鹏又吸取《洗浮山》中贺天保、《恶虎村》中“回店”中的一些舞蹈动作，化用到岳云身上，把整出戏搞得很火爆，又很美。

二鹏也擅演“孩儿戏”，他在《劈山救母》、《锤震金蝉子》两出戏上下了很大功夫。上世纪60年代初，二鹏以40多岁的年纪，高大的个头，扮演金蝉子，从动作到神态，都酷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孩童，充分体现出张家门孩儿戏的最大特点。

三儿子张剑鸣，1921年出生，最受盖老喜爱，不但模样长得酷似其父，而且戏路也继承其父衣钵，得到盖老的亲传，所以艺名小盖叫天。他扮演的武松，在台上一招一式，活生生就是盖叫天的化身。

1934年5月，盖叫天应邀到上海大舞台出演，在演《狮子楼》武松跳楼时折断右腿。不久他就回到杭州休养，以督导幼子剑鸣练习双鞭为日课。“八一三”炮声一响，杭州也不是安乐土，敌机来时他们正在练功，丢下手中的双鞭，穿着唱戏的靴子就去逃警报了。等到警报解除，继续再练，如此直到日本兵快进杭州城，他们才准备逃难。离开杭州时，盖老再三叮嘱剑鸣，不要忘记带上那对双鞭，有空我们就练，我们爷儿俩就靠它混饭了。那时陆路交通已断，盖叫天夫妇带着儿子，从钱塘江过江到萧山，再从萧山坐车到宁波，在宁波耽搁了好多天才挤上一艘挂中立国国旗的轮船到上海。

1950年，梅兰芳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然后由盖叫天、小盖叫天父子接其后阵，同时邀侯喜瑞与他们父子合作演出《恶虎村》。

1958年苏州成立京剧团，小盖叫天张剑鸣任剧团团长。他完全继承了盖派艺术，将其发扬光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丹阳演出的《全部武松》有“景阳岗打虎”、“狮子楼锄奸”、“醉打蒋

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夜走蜈蚣岭”等6场武打，武松用拳、棒、刀、枷、匕首等各种武器，采用不同打法，十分精彩。做工方面，“戏叔”一场，武松从对潘金莲的尊重、同情、规劝到警惕，随着剧情的发展，小盖叫天用眼神和身段造型变化，显示了武松刚正不阿的性格。在“醉打蒋门神”一场中，武松一路喝酒，从微醉、半醉到大醉，巧妙地借用了少林武术中“醉拳”的一些步法，经过艺术加工，运用到武松身上，层次分明，恰到好处，使丹阳观众享受到了盖派艺术的感人魅力。

1979年6月16日京剧盖派艺术展览在北京举行，小盖叫天演出了《一箭仇》、《十字坡》等剧，受到京剧前辈和广大观众的好评。

盖叫天的孙辈张善春、张善洪、张善麟、张善康、张善新，张善元，为张翼鹏的6个儿子，除善新外，其余均为盖派艺术传人。张善麟1940年出生，自幼得父亲亲授，更在祖父身边学艺多年。与盖叫天合演《一箭仇》中的武秋，为盖氏最器重的后人之一，先后在江、浙、豫等地剧团担当挑梁武生，主演过《武松》、《恶虎村》、《闹天宫》、《蜈蚣岭》、《四平山》等剧。

1959—1960年，盖叫天将《乌江恨》改编为《垓下之战》，让孙子善春、善洪、善麟、善康等都参加，向国庆十周年献演。

1993年应北京戏曲学校之邀，张善麟赴北京在人民剧场举办“盖派艺术教学专场演出”，除了善麟在北京的学生汇报演出外，他自己也登台献演了盖派名段《狮子楼》。当晚来了吴祖光、马少波、王金璐、刘厚生等很多前辈名流，他们看了盖家嫡孙的精彩表演，纷纷题字留言，并为善麟题了“酷似乃祖”4个大字；特别是剧评家、剧作家翁偶虹先生还题诗一首：“一脉相传集一身，新枝擢秀更芳芬。绳其祖武千秋业，威凤祥麟出盖门。”善麟得诗欣喜不已。

1994年，朱镕基总理接见张善麟时说：“你非常年轻，非常英俊，你应该叫小小盖叫天。”

盖叫天的曾孙张帆也从事京剧艺术，为盖派第四代传人。

### 三

盖叫天非常喜爱自己的子孙们，希望他们继承自己的事业，传承祖国的京剧艺术。他经常教导他们要“认认真真唱戏，老老实实做人”；“凡事都要讲一个‘真’字，无论演戏或做人，都要在‘真’字上狠下功



夫”；“要严格做人，每天都要严格检查自己的一言一行。”他用自己拒绝为宣统皇帝、军阀、政客、帮会头子唱堂会的浩然正气，用他一生献身京剧事业，不断创造、出新的实际行动，为儿孙们树立了做人和唱戏的楷模。

从艺必须打好扎实的基本功，而扎实的基本功来自严格的训练。因此，他对孩子们练功要求非常严格。小盖叫天张剑鸣回忆说：我初次登台，因为过分紧张，锤掉了。散戏后回到家里，老爷子头一句话就问：“掉了吧，怎么掉的？”我低着头不敢作声。他既不打也不骂，不说别的，就吩咐“再练！”他给我30个铜板，叫我记数，就练刚才台上掉的那一下子，要练完100回，才可以回房休息。

有一次，小盖叫天向父亲学《智取北湖州》，父亲却叫他先练好单鞭功夫，不练好鞭说戏也没有。小盖叫天就开始练鞭，可鞭老是掉；他狠下功夫练，练得不掉了，去让父亲看。父亲看后说，虽然练得还不错，但只是小盖叫天自己在耍鞭，而不是武状元在耍鞭，更不是武状元常遇春在耍鞭。不行，还得练。盖叫天要求的是技巧为表现人物服务，通过耍鞭表现武状元常遇春的威武勇猛，而不是玩弄耍鞭的技巧。

二鹏也回忆说，我练乾坤圈一练就是8年。这8



▲盖叫天给后代说戏

年没白练，使我打下坚实的基础。

盖叫天经常教育孩子们要做生活的有心人，生活里面有学问，生活里面有老师，要善于观察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进行艺术创作，巧妙地运用到演出上。他教二鹏《乾元山》，其中有句唱词“绿柳斜垂杨”，他琢磨这句词的身段。有一天他们爷儿俩到西湖边玩，堤上柳丝摇曳，微风拂面，忽然一阵风来，吹得柳丝翻飞。他们得到启示，回家就提炼、加工，把生活中风摆柳的动态，化为舞台上的艺术身段，十分美妙。著名美学家王朝闻称这种创作方法为“脱形取神”。他们父子的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盖叫天教子孙们练功又不准他们死学，不时督促他们思考，重在领会精神。他反复告诫子孙们：“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大树底下只能长出小草，长不出大树木。唯有远离大树，才能成材。”“我教你们这些不是什么派，而是‘老派’。也就是为你们打好基础，地基打得扎实，上面造什么房子都由你们。我造了我的房子，你们各人都造不同的房子。”就是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孩子们不依赖父亲的名声壮自己的门面，决心闯自己路子。1934年，盖叫天因演《狮子楼》摔断腿，正好是和杨宝森合作期间，盖叫天挂的头牌。他想让儿子张翼鹏来代戏，又怕杨宝森不同意，就想在前面加个小字——小盖叫天。可张翼鹏不同意，说，名字前面加了“小”字，就永远大不了了，所以仍旧叫张翼鹏。

建国后不久，盖叫天拍电影，想让翼鹏与他合拍《水帘洞》。翼鹏不干，说：“要么你拍，要么我拍。”他就是这个脾气，不肯吃别人嚼过的剩馍。翼鹏身材比较高大魁梧，平时盖叫天常说：“你这个头儿像武二郎，我不像山东好汉，你演武二郎好。”翼鹏却说：“我演得再好也演不过你。我要有自己的戏。”翼鹏就是凭着这股子犟劲，不断开拓，不断进取，才使他在武生艺术上有许多创造，不亚于乃父。

盖叫天的原配夫人叫李慧。李慧的父亲是京剧盔箱师傅，李慧是著名京剧导演李紫贵的三姑。盖叫天和她大约在1908年结婚。盖叫天的夫人薛义杰是苏州评弹演员，盖叫天非常喜欢听评弹，在苏州听评弹时和她认识的。薛义杰1983年86岁时逝于上海。盖叫天的女儿住上海，2003年89岁。盖叫天的孙女明珠，经周恩来总理联系，1961年曾随盖叫天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洽谈为盖老拍摄舞台艺术影片事宜。

责任编辑 杨小波